

重读木兰

蒲苇

整理书柜时，一本蓝灰色旧课本从一摞书中掉下来，“啪”的一声叩在地板上。蹲身拾起，封面上的字样已褪色，边角也被揉卷了。靠着书架坐下，摊开这本突如其来的造访者。尘埃在午后的光柱里缓缓游动，像极了细碎的被遗忘的年少光阴。

随手翻开一页，是一首《木兰辞》。目光扫过开头几行：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。不闻机杼声，唯闻女叹息。”少时课堂上的景象，隔着三十余年的距离，再次重现于眼前。那时的我，约莫十三四岁，正是心猿意马的年纪。语文老师是个清瘦的老先生，戴一副细边眼镜，讲到这儿，他微微提高声调，说木兰的“叹息”里，有对父亲的忧和对家国的责，是“孝”与“忠”的体现。我们在底下听着，心思虽没全在书本里，但木兰的名字还是被我们附上了“女英雄”的标签。于我而言，她的叹息不过是课文里需要解释的词罢了；她的织机声，更遥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的转动。我们齐声背诵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”，只觉得音节铿锵，有几分侠客的快意，至于那万里征途的苦寒，生死一线的惊惶，真没半点儿体会。那时的我们急于向前奔跑，奔赴一个叫作“未来”的地方，绝不会留意一篇古辞里被机杼声映衬得幽微的叹息。

正怔忡间，厨房里传来“咕嘟”的水沸声。我起身，将课本搁在茶几上，去关炉火。给夫人炖的梨汤好了，清甜的香气弥漫开来。窗台上，人间的几盆绿萝，油亮的叶子舒展得十分精神。这安稳的声色与人间的烟火，没有让我觉出对硝烟的恐惧。

再回书房，重拾那本旧书，目光再也无法轻飘飘掠过那些饱满的诗句。“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”当年只觉得这是情节需要的铺垫，此刻读来，极像一根芒刺，轻轻刺了一下我的心尖。一个寻常人家的女儿，面对“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名”的窘迫，她眼前晃动的，是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和母亲愁苦的眉头。“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”的决定背后，有着怎样的无奈和辗转反侧，这里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词，只有沉默的考量和坚韧的担当。这担当与我每日清晨在闹铃声中起身，为家人准备早餐，送孩子上学，再去面对工作中的种种烦恼，肯定无法比量。我的“战场”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，而木兰面对的则是朔气寒光的冷酷边塞。

我的外祖父也是一名军人。他的相册里有多张穿着军装意气风发的照片。但他从不向我讲述他的戎马生涯，只在我软缠硬磨时，说上一些行军路上吃野果、打飞鸟的趣事。退伍后，他成了一名勤恳的公务员。那时，我总觉得外祖父的故事平淡，远不如课本里的英雄传奇吸引人。此刻，对着《木兰辞》，我忽然想，外祖父当年放下钢枪拿起话筒时，是否也有过一番无声的“征战”。到了如今，我才隐约触摸到他那份深藏于寻常生活之下的“壮士”情怀。木兰辞别爹娘，是“旦辞黄河去，暮至黑山头。”外祖父“辞别”他的过去，走向庸常的中年与老年，他每日步行三十里地的心境，我又读懂了多少。

慢慢合上书，夕阳的余晖恰好移过来，将封面那抹褪色的蓝染成暖黄色。客厅里，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，在安稳丈量时间的距离。年少时，我所向往诗和远方，总觉得传奇都在书里，在遥不可及的地方。如今，在这寻常的午后，在一本旧课本的几行诗里，我却照见了自己，照见了祖辈，照见了生活本身深水静流的“赴戎机”与“理云鬓”。其实，最深的领悟并非懂得了远方，而是清醒认识了自己，并非非破了玄机，而是体恤了那一声最寻常的叹息。遥远的唧唧的织机声，穿过时空，渐渐与眼前地梨汤的微响、时钟的滴答，交融成静美的画面。

岁月赠我以寻常，我报岁月以凝望。或许这就是中年重读这首诗最朴素的收获。



春声漫过山谷

樊成霞

一把碎银，又似昨夜星辰坠落人间，在晨光中闪烁。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泥土交融的清甜，还夹杂着几缕野花的幽香，若有若无，深深吸一口气，春意便填满肺腑，整个人仿佛被清泉洗涤过一般，澄澈而轻盈。

我放缓脚步，四处凝望。山道旁的野桃树正肆意绽放，粉白的花瓣薄如蝉翼，透光可见，宛若少女轻盈的裙摆，风一吹，便簌簌飘落，沾在我的发间、肩头，落在灰扑扑的背包上，也落在爬满青苔的石壁上。石壁湿漉漉的，青苔肥厚鲜润，绿得仿佛能滴出水来。石壁缝隙间，几株蕨类悄然生长，卷曲的叶片宛若婴儿攥紧的小拳头，正一点点缓缓舒展，汲取着春日的养分。望着这寂静幽深的山谷，望着层层叠叠的绿意铺向天边，心底忽然生出一股莫名的冲动——想与这幽谷打声招呼。我驻足而立，对着那面青苔遍布的石壁，轻轻喊了一声：“喂——”

声音像一颗石子投进深潭，先是缓缓沉落，仿佛被石壁温柔接纳，周遭又恢复了最初的静谧，只剩自己的心跳与远处的鸟鸣交织。我正欲带着失望转身，忽然，从遥远的山那边，传来一声回应。

也是一声“喂——”却比我的声音更轻、更柔、更缓，仿佛我的声音在山的另一端，枕着春日的泥土酣睡了一

场，刚从睡梦中苏醒，还带着蒙眬的睡意，沾着草叶上的晨露，含着一口未散的雾气。它不似我喊出的声响，反倒像我心底深藏已久的一句话，被山谷温柔地替我诉说出来。心底一阵欢喜，我又喊了一声：“你好——”又是一段沉默。而后，那回声再度传来，这一次愈发模糊，像有人在山的那头，捂着嘴角轻笑，声音含糊，却清晰可辨是在回应我。我分明能感觉到，它听见了我的话，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，跋涉了遥远的路程，又轻轻送回我耳边。

我站在原地，孩童般又接连喊了几声。每一声，都能收到回应，每一声，又都不尽相同——有时轻缓如絮，有时沉闷如鼓，有时绵长如叹，有时短促如被春风轻吻。我忽然懂得，那回声从不是我声音的简单复制，它添了些许什么，也减了些许什么。添的，是距离赋予的温存，是山谷温柔抚摸过声音后留下的柔软，是春风路过时捎来的暖意；减的，是我原声里的急躁，是少年人难免的锋芒，是尘世烟火熏染的浮躁。

从那天起，回声便成了我的秘密。我从未向任何人提及，这是我与山谷之间的私语，是春天赠予我求学路上的礼物。

清晨的山谷，多半是静谧的，只有我的脚步声与喘息声在谷间回荡。走得累了，我便对

着那面熟悉的石壁喊一声，而后静静伫立，等候那回声从远方缓缓归来。它总是比我预想的更慢一些，仿佛并不急于赴约，要在山间多停留片刻，绕一道弯，在林间迷一段路，在野花上歇一歇脚，才肯轻轻抵达我的耳畔。

后来，我渐渐明白，人生诸事，皆如这山谷的回声。你喊出一句话，往往要等许久才能听见回应——有时回应来得太迟，迟得让你忘却了当初的话语；有时回应改了模样，让你几乎认不出那是自己曾经的心声；有时，回应或许永远不会到来，但你知道，那句话早已走远，在某个山谷里安了家，长成了另一种模样。

如今，我再未走过那座山谷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在城里工作，被高楼大厦、玻璃幕墙、地铁人潮包裹。那条山间小径还在吗？石壁上的青苔是否依旧鲜润？春日里，野桃树是否还会如期绽放？我无从知晓。城市里没有山谷，只有冰冷的建筑，即便有回声，也生硬、短暂，被墙壁切割得支离破碎，没有山谷回声的悠长与完整，没有春日的温度与湿度，更没有老友闲谈般的温柔。

但我学会了在心里，为自己造一座山谷。每当春回大地，每当我言说、践行一件事，便会在心底留一段空白，静静等候。等候那心底的回声，缓缓归来。



山谷的回声，是那年春天偶然间漫进耳畔的惊喜。

中学时期，我每周都要翻越一座山谷，山不算巍峨，谷却绵长。又一个周末，我背着装有一周干粮的书包踏上归途。山间小径缀满晨露，草叶被沾湿了腰肢，微微低垂，两侧的山峦似仍在睡梦中，黑黢黢地静卧着，慵懒得眯着眼睛，宛如蛰伏的巨兽，呼吸平缓，将山间的雾气一口一口吐向天地间。

前行了许久，太阳才从山口探出身子，温润的光泽让整个山谷骤然鲜活起来。

最先苏醒的是鸟鸣。不知哪棵树上，先传来一声细细的、试探性的啼鸣，宛若问路的孩童。紧接着，四面八方的鸟鸣次第响起，叽叽喳喳，热闹得如同集市般喧腾。随后是光影的流转，阳光从东方斜斜倾泻而入，将两侧山坡切割成明暗两半——亮处的绿意澄澈发亮，暗处的绿意醇厚深沉，恰似一幅尚未干透的水墨长卷，晕染着自然的灵秀。草叶上的露珠被阳光映照得晶莹剔透，密密麻麻，宛若谁撒下的

职院的银杏，一年年黄了又绿，我在这方讲台上，一晃已十六年。从青涩忐忑到从容笃定，我以一支粉笔为伴，在山城校园里，守着一份平凡工作，渐渐走向岁月深处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背起行囊回到商洛。当时的新校区，泥泞的土路，脚手架与塔吊勾勒出山城职教事业的雏形，处处透着一股子刚刚起步的生机和蓬勃的朝气。

年轻的我登上讲台，踩着轻快的脚步声，课堂上激情飞扬，课后冥思苦想寻求最佳的授课方法。难忘当班主任的首次工作——奖励助学金的评定。翻开学生的档案，每张纸上都缠绕着他们生活的缕缕藤蔓：一个矿难后单亲母亲独自带大的孩子；一个留守老人带着三兄妹的农村贫困家庭；一个从小身患眼疾，却还坚持求学的学生……那晚，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教室中，月光柔和，课桌的每一块都被照亮，像一片片银白的礁石。我意识到，教育不只是讲知识、教技能，更要用真心去温暖，用责任去托举，在规矩与温情之间，守住一份公平与善良。

后来，我离开讲台外出学习。三年研究生时光，我分外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想念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。重返校园，美景一一呈现在眼前。正值秋季，银杏大道铺成一条蜿蜒的金色河流，似一幅美丽的油画，在夕阳的映衬下，更添了几分绮丽。

十六载寒来暑往，一届届学生从这里走出校门。他们有的扎根工地，有的奔赴隧道，有的回到家乡成了技术骨干，用所学服务一方水土。去年冬天，2010级的学生给我发来照片，他参与建设的商洛西高铁站已经成型，阳光洒在崭新的站楼上，也洒在他自信的脸上。那一刻我格外欣慰，我们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图纸与数据，更是安身立命的本领，是建设家乡的底气。

十六年，青丝中悄悄添了白发，讲台早已成为我生活里最熟悉的部分。我总记得那些细碎的温暖：教师节清晨，办公桌上不知谁放的野菊花，花瓣上还带着山里的露水；校园里，同事和学生们的欢声笑语，朴素又真诚；实训楼前，学生们认真操作全站仪，红色激光穿过树叶间隙，照亮一张张年轻的脸。我一直觉得，职业教育不是把所有人引向同一条路，而是帮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，让他们学有所长，行有所依。

如今，家乡发展越来越快，高铁即将贯通，山城处处焕新。我的学生们带着知识与干劲，把图纸铺向更远的地方，用汗水筑就一座座建筑、一条条道路。傍晚时分，我常在校园里走一走，路灯映着身影，远处秦岭轮廓柔和。这片山水养育了我，这方讲台承载了我。

往后岁月，我愿守着这份平凡，把自己的光和热，献给这三尺讲台，献给这片我深爱的土地。

一个夏日中午，我悠闲地坐在书房里的写字台旁，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翻阅新到的《散文》杂志。忽然，从敞开的窗户飞进来一只黑色的蜜蜂，这只久违了的乡间朋友，先在我的头顶上绕了三圈，便落在我面前的杂志上和我对视。霎时，一种亲切感袭上心头，那浓浓的乡情，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久别的乡下生活。

在秦岭南坡的乡下老家，家家都喜欢养蜂，这种以勤劳而著称的生灵是乡里人的知音和朋友，它们一年到头忙忙碌碌，为的是采百花酿出更多更甜的蜜。它们是勤劳的化身，受到乡里人的喜爱和尊重。据老年人讲，每年春季，是蜜蜂筑巢的季节，它们早出晚归，为的是采回花粉与水，一边酿蜜一边筑成蜂房，然后在巢房里繁衍出幼蜂，再培育出蜂王。待蜂王要另立门户时，老蜂王便派出使者，为新蜂王寻找生存的居所。

一位有着丰富养蜂经验的老人曾告诉我，蜂王派出去的使者多为母蜂，采集时先要在人面前盘旋一番，对周围的环境了解个大概。此时只要用笕将其罩住，然

后用棉球将它捉住，放进备好的蜂窠内，再给它放上蜂蜜或红砂糖，待它吃饱喝足后便会心满意足地离去，然后不到十数天后，就会有大量的蜜蜂落在你家门前的树枝上或屋檐下的房椽上，等着你去收回。这时，需用一小块红色或者白色的干净布条，在上面涂上蜂蜜或者糖汁之类，别在篱笆上就能收回那窝蜂。于是，在乡下的春秋时节，常常能见到收蜂的情景。

记得那年春季，我家里就收回了一窝蜂。那天，一家人正在吃午饭，突然院子里传来了嗡嗡声，脚勤的父亲就去外边看，发现有大量的蜜蜂飞来。他急忙放下饭碗，专注着蜂的去向，生怕去了别处。看着越飞越低的蜂群，最终落在我家门前的核桃树上时，父亲悬着的心才踏实了下来。他急急匆匆跑回家取来了收蜂的家什，

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蜂全部收回了。不承想那窝蜂多而勤快，收回到一年就为村里繁殖了好多窝，也为我家产了许多蜜。只是那时乡里人不知道蜂蜜能卖钱，所产的蜜只能留下自己食用，这样年年年年，一年到头都有吃不完的蜂蜜。直到父亲病故那年，一夜之间，三窝蜂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所剩无几后另觅了新主，唯有收获的蜂蜜食用了好长好长时间……

看着那只蜜蜂十分友好的样子，我便按乡下老家的办法将它罩住，放进一蜜罐内，看着它不停地吮吸着，我心里好高兴。多少年了，我没有和这小小生灵这么近距离地对话了，它的突然来临，倍增了我对故乡的思念，对幼时乡下生活的眷恋。听故乡人说，蜜蜂是一种神灵。到底是不是，我没有验证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便认定了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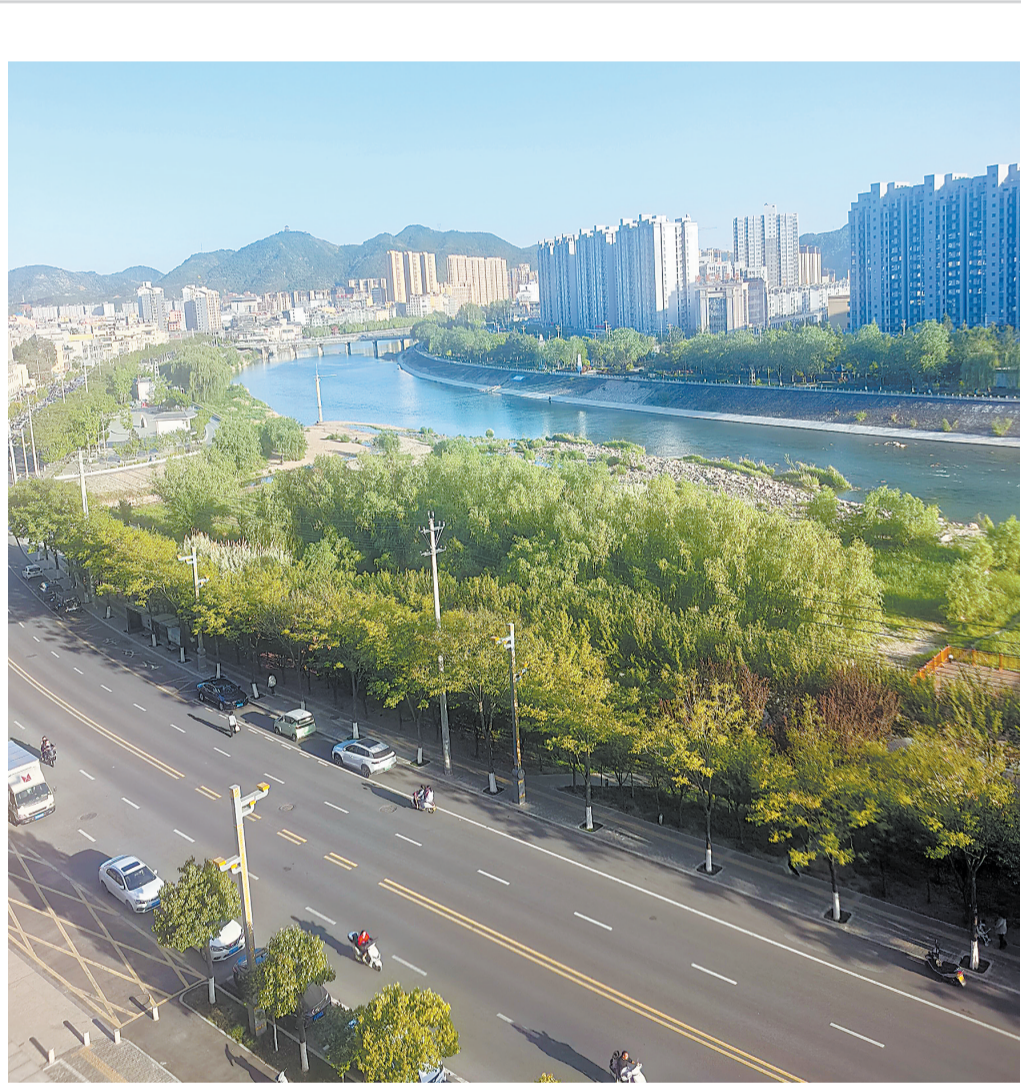
只蜜蜂就是父亲的化身，因为在我的心目中，父亲不就是个忙忙碌碌，不停酿造生活之蜜的蜜蜂吗？正是他们那代人的辛勤劳作，才使我们受其恩泽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我之所以喜欢那只生灵，是因为我把它当作是对父爱的一种回报。

蜜蜂吃饱了，在我的书房里环绕了一圈后，又落在了我面前的杂志上，继而驻足在我的手臂上，一种柔柔的触觉瞬间浸透了我的全身，它嗡嗡地与我对话，向我倾诉，和我对望，然后，才依依不舍地飞出了窗外，一纵身便消失在室外的空间里。顿时，我心里一阵失落，它是不是父亲的化身？是不是蜂王派出的使者？

但愿它能拥有一隅自己的空间，就像我家室外的阳台，清静又温馨……

岁月深处

李晨星



商洛山

(总第2874期)
刊头摄影 沈刚

幸福的使者

丹影

桥洞下的修鞋摊

宋婷

城市的日子，是被钟表框住的。几点起床，几点出门，赶哪一班地铁，都掐着分秒。连周末的咖啡馆，也要提前在手机里排个号。我们习惯了这种精准的秩序，日子平稳，就像流水线上的商品，贴着整齐的标签。

那天下午，我抄了近路，穿过一座老桥。桥洞底下光线昏暗，平日少有人走。就在那片阴凉里，遇见了一个修鞋摊。说是摊位，其实非常简陋，一辆旧三轮车，车斗里码着鞋掌、皮料、线轴、剪刀、钳子、锥子和一台乌亮的手摇缝纫机，还有几把叫不出名字的工具。三轮车旁边摆着两张矮凳，一张是师傅坐的，一张给客人。摊子不大，却被收拾得齐齐整整，每件物件都有自己的位置。

修鞋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，蓝布围裙，袖口磨得发白。他正低头缝一只皮鞋，针线在他手里走得极稳，一针穿过去，一针引回来，节奏不紧不慢，像老钟的摆动。

我没有鞋要修，却被那双手吸引住了。他的手粗糙，指节宽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。可就是这样一双手，捏着细细的针，在一只鞋的裂口上游走，针脚细密匀称，像是给伤口缝合的医生。

桥洞下偶尔有风穿过来，带着河水的潮气。头顶是车来车往的轰隆声，可这片小小的阴凉里，却出奇地安静。我在另一张矮凳上坐了下来。“师傅，你在这儿摆摊多久了？”我问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又低头继续缝：“十几年了。”

“怎么不租个店面？至少不被风吹日晒。”他笑了笑，手上的活没停。“店面租金贵，我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店。”他用剪刀绞断线头，把鞋子翻过来检查，“这桥洞替我挡风挡雨，路过的街坊都知道我在这儿。真要搬进小屋里，反倒不自在。”他的话说得挺轻，像是随口闲聊。我却觉得他说出了某种道理。有些人的生意，是扎根在路边的，不是靠招牌招揽人，而是靠日子攒下来的熟面孔。

陆续有人过来。一个穿工装的小伙子拎着开了胶的运动鞋，一个阿姨送来老伴的半旧皮鞋。每个人来了都不着急走，蹲在旁边聊几句家常。修鞋师傅也不催，手上的活计不紧不慢，像这个桥洞把时间拉长了似的。

生活依旧沿着它的轨道往前，闹钟照常响起，地铁照常拥挤。但那个下午之后，每当我走过那座桥，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。我知道，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角落，总有人用他自己的节奏，修补着这个匆忙世界留下的磨损。